

# 温一壶平湖老酒

□ 季小英

我一直习惯把平湖黄酒称平湖老酒。

因为在平湖的白酒和黄酒品种里，我对黄酒总是情有独钟。而且，对平湖黄酒的酒量，有得一拼，体内好像有一种天生的解酒酶，所以，温一壶平湖黄酒，便是我此刻的愿望。

曾听上一辈人说，平湖黄酒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黄酒作为中国传统的美酒，承载了无数的文化记忆和人生情感。而在众多与黄酒结下不解之缘的人物中，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故事更是令人回味无穷。

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一生，几乎与黄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祖籍地平湖，是一个黄酒的故乡，他从小便与黄酒结下了深厚的缘分。在他的艺术生涯中，黄酒更是不可或缺的灵感之源，他的音乐、诗词、绘画等作品，都曾受到黄酒的启发和影响。

在李叔同的诗词中，有许多作品描绘了黄酒的魅力。他赞美黄酒的色泽、香气、口感，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。在《黄酒歌》中，他写道：“黄酒温热味甘醇，醉意朦胧忘红尘。一饮千杯不嫌多，人生如梦梦如云。”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对黄酒的热爱和赞美。

除了诗词，黄酒在李叔同的艺术创作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。他的许多画作都以黄酒为题材，通过画笔将黄酒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些画作不

仅展示了他的高超绘画技艺，更展现了他对黄酒深厚的情感和理解。

在李叔同的人生中，黄酒不仅仅是一种美酒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他曾在艺术圈中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他们常常一起品酒、谈心、交流艺术心得。黄酒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和灵感的源泉。

如今，虽然李叔同已经离我们远去，但他的故事和黄酒的情感纽带依然流传在人们心中。黄酒见证了李叔同的艺术生涯和人生历程，也承载了无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正如李叔同所写：“人生如梦梦如云”，只要端起这杯黄酒，便仿佛置身故乡这片热土，那片养育了我们的土地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在品味黄酒时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的酿造工艺和饮酒文化，更可以感受到历史长河中那些闪光的灵感和不朽的精神力量。如今的平湖黄酒，依旧保持着那份古朴的韵味，每一滴黄酒，都凝聚着酿酒师傅的心血与汗水。平湖黄酒在酿造过程中，选用优质糯米和上好水源，经过长时间的陈酿，使得黄酒的口感更加醇厚。每当品尝平湖黄酒时，总是希望在这繁忙的尘世中，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，让心灵得以沉淀，而平湖黄酒，

恰似那久违的故人，让我在微醺中，品味生活的甘醇与苦涩。

我常常想起那些曾经陪伴我走过风雨的人。他们或许已经远去，但对他们的记忆却如同这黄酒一般，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，在微醺之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听到了那些温馨的话语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了离别与重逢，我们总是在不断的相遇与离别中成长。平湖黄酒，便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位挚友，在我失意时，它给我慰藉；在我得意时，它与我共庆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会独自一人坐在窗前，温一壶黄酒，品味着那淡淡的乡愁，仿佛看到了亲人们围坐在一起品酒畅谈的画面。

平湖黄酒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享受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。它让我明白，生活就像这黄酒一样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酝酿，才能散发出迷人的芬芳。

此刻的我坐在窗前，手中捧着一杯平湖黄酒。窗外的月光洒在我的身上，让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与平和，在这繁忙的尘世中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。生活或许充满了坎坷与波折，但只要心中有爱、有梦想、有追求，便能在微醺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。

温一壶平湖黄酒，让生活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。

# 平湖美丽河湖

□ 刘宗德

美丽河浜

河浜明净小村旁，悄落残红波面香。  
浅底鱼翔锦鳞耀，翩翩白鹭歇乌榜。

河珍重返

大洋物流港汉通，小河水声响叮咚。  
河珍欢娱浅塘底，鲤鲫重回碧水中。

两岸芳菲

树林染绿一川烟，绿树婆娑水里天。  
两岸芳菲生气盛，平台亲水笑声连。

方塘秋色

方塘秋色一望收，黛瓦水轮影共投。  
芦雪秋蒲影明丽，浮萍芳草水中洲。

清澈河道

小河清澈悠闲淌，柳树石堤护绿绸。  
白鹭殷勤飞往返，菖蒲脉脉净水流。

水下森林

河水涟漪碧色清，森林水底似严城。  
苦藻枝叶轻摇动，如听树林悄语声。

守望白鹳

走近河边半日蹲，珍稀水里爱浮沉。  
许因天热爱游泳，白鹳顽皮戏水潏。

天鹅育雏

天鹅游泳在湖间，夫妇背雏神态闲。  
黄色精灵藏母羽，探头世界尽新鲜。

# 姓名拾掇

□ 叶春远

我最初的姓名叫叶春元。

1949年1月1日元旦我出生时，我的家乡浙江省龙泉县城正处于黎明前夕。祖父对我父母说，叶氏家族孙子孙女辈属于春字辈，在名字里要有一个“春”字。我元旦出生，巧遇农历新年两个“元”。1月1日是一年的元旦，1月1日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，是第一个月的元日，因此父母为我取名为“春元”。

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我在安徽省宿县第二中学二年级2班第一次上历史课时，青春年少，就牢牢记住了大个子、红鼻子，且有政治智慧的张易史老师。他的“失误”引起了我的关注：他第一次上课，自我介绍在黑板上书写“张易史”三个粉笔大字，让同学们记住他的姓名。接着，他照着学生名册连续叫了全班同学的学号姓名……轮到我却叫了二次“36号叶春云”，我站了起来，大喊：“张老师，我的学号是36号，但不叫叶春云，名字抄错了，我叫叶春元。”张老师急忙回道：“知道了，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15分下课时，为了跟同学打乒乓球玩，竟忘记了去张老师办公室的这件事。后一个星期历史课前，张老师找我，笑道：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？知道吗？我低头不语，以为老师在开玩笑。当看到我沉默不语，他又严肃起来对我说：“为了不把你名字看错、写错、报错，能改为刚才说的那句话中的‘远’字好吗？你听得懂、愿意吗？”我抬头瞅着老师的脸问道：“我的名字是我父母起的，能改吗？”有点动气的张老师又变得很和蔼的样子，用地道的宿县土语：“老师俺约你不去，我呀哈，去了一趟你爸爸单位，说了让你改名的想法，不几天你爸妈都爽快地同意啦！俺下一步与班主任商定后，再向同学们正式宣布行不？”

来到某一天历史课堂上，张老师先第一时间向同学们传达了在名册上的“叶春元”，改成加上“走”字底的、有新意义的“叶春远”，为什么？请同学们看着黑板。于是，张老师拿起彩色粉笔板书多行文字：1949年元旦出生的叶春元，今改名叶春远，“春远”出自英国诗人雪莱《西风颂》，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？叶春远的出生年月日寓意革命即将胜利，将给生活在黑暗和痛苦的人带来光明和希望！写毕，他随即拿出我父亲提供的龙泉山城1949年5月人民欢庆解放的故事材料，充满激情地讲了一堂既生动又兴奋的历史文化课！下课铃声响起，张老师满意地笑着挥手离开，包括水佑江等几个同学激动起来冲向我，举拳、敲击、拥抱！

那时起，我的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参加工作，户籍履历表格中填写的出生年月日、姓名分别是“1949年1月1日叶春远”，但时至1995年7月1日，中国启用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显示：叶春远的出生日期是1月3日，不是我提交的1月1日。家人提出质疑，既然成事实，那就算了吧，愿我能在年年元旦的欢乐声中，与全国人民一齐过生日便心满意足了。



红梅报春 彭正海 作

# 某年某月某日

□ 韦蔚

冬日的夜晚，我打开一个小视频——

某年某月某日，天地俱白，大雪覆盖的旷野空无一人。

两个身影划破了静寂。身穿黑色衣裙的丫丫与一袭白衣的父亲各骑一辆自行车由远而近。

碾过一棵树孤寂的身影，一大一小两辆车直接冲上堤坝，左转，向着一排大树而去。丫丫逐渐超越了父亲。两辆车一前一后到了第一棵大树底下。丫丫回转头骑行到父亲身边，下车向着父亲伸出双臂。几乎是同一刻，父亲俯下高大的身子，紧紧抱住丫丫，旋即放开丫丫转身走下堤坝，所有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更看不出半点挣扎。仿佛一切都是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上演。

湖水一望无垠，岸边泊着一叶小舟。父亲望望脚下的湖与舟，转身又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岸，抱起丫丫举过头顶，原地转了一圈之后停下，将怀中的丫丫搂得更紧。之后，父亲弯下腰，将丫丫放回地上，转身，快速走下堤坝，上船，划桨。

丫丫紧跟两步，在堤坝边站住，小小的身子前倾着。随着父亲和小船渐渐远去，丫丫好像着急了，开始面向着湖，在堤坝上来来回回地跑。父亲与船越来越小，直到比丫丫小小的身子还要小，直到成为一个小黑点，直到湖面白茫茫一片。

丫丫回到停着一大一小两辆自行车的那棵大树底下。之后，骑车的丫丫也成了一个小黑点……

某年某月某日，一辆自行车向着堤坝顶奋力而上。

长高一些的丫丫，向着那几棵大树骑行而去。丫丫在离大树几步之遥时迅速下车，第一棵大树底下，还停着父亲的自行车。

丫丫将车往地上一扔，转身向湖而立。黑色的背影仿佛感叹号一般久久立于堤坝。夕阳安静地卧在远处的湖面上，与纹丝不动的感叹号遥相呼应。

暮色四起，丫丫上车，渐行渐远……

某年某月某日，空中的树枝与地面的茅草都在狂风中打颤。

丫丫又长大一点儿了。丫丫推着自行车逆风上坝，后脑勺的马尾辫被狂风吹成了一面流苏飞扬的旗帜。

丫丫骑车登上坝顶，左转，超越了一位弓背推车而行的老妇人。

丫丫拼尽全力踩着脚蹬向着那几棵大树而去。在距离父亲那辆自行车几步之遥时丫丫下车，

握着车把手眺望波涛翻滚的湖面。许久后上车，向着湖的方面骑行若干米，而后猛然拨转车头往回骑行。狂风用它那无形巨掌推着丫丫急速前行，与老妇人再次擦肩而过之后，转瞬不见了踪影……

毫无疑问，在以上三个某年某月某日之间，还有着无数个彼此关联的某年某月某日。

此后，某年某月某日依旧以某种彼此关联却又似是而非的光景一次次来临。

某年某月某日，风雨伴着雷声一起作响，穿着湖蓝色雨衣的丫丫来了，又去了。来时车轮飞转，归去却寸寸透迟……

某年某月某日，旷野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防风林，两排乔木之间是长长的水渠，树影在渠水上摇曳。丫丫与三个女生并排骑行，一路青春飞扬。四辆车先后越上堤坝，左转。经过那几棵越发高大的乔木时，丫丫停车转身向湖眺望。有女生在前方挥手招呼。丫丫转头看看前方，又回头望着那湖，水天苍茫，丫丫转身而去……

某年某月某日，丫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双手搂着骑车小伙的腰。车子在防风林中穿越，黄昏开始低吟浅唱……

某年某月某日，落叶飘飞。丫丫与丈夫一人一车，车后座各载着一个孩子。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堤坝上的那棵大树下。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下堤坝戏水，丫丫独自站在坝上远眺。丫丫纹丝不动，再一次将自己钉在了堤坝上，如同一枚感叹号……

某年某月某日，天地俱白，大雪覆盖的旷野空无一人，当年被父女俩的车轮碾过孤寂身影的那棵树，依旧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只是不知何时落光了所有的叶子。丫丫的车轮将积雪压得黑白分明，车辙一路延伸直到堤坝上的大树边，丫丫手握车把，久久远眺……

某年某月某日，丫丫已垂暮，车子在丫丫胯下歪歪扭扭地走着……

某年某月某日，丫丫驼着背弯着腰，推着叮当作响的车子蹒跚于堤坝上。丫丫来到大树底下，停车转身，望着脚下的台阶。身后车子哐当一声倒地。丫丫转身扶起车子，一放手，车子又是哐当一下。丫丫再次将车扶起，转身抬脚准备下湖。身后又传来哐当声，丫丫回头瞟了一眼倒地的车子，不再理睬，小心翼翼踩着台阶往下走。

湖，不知何时干了。

丫丫向着湖心走去。

天色向晚。